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

十二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十

孟子類

論孔子集大成之說

荅南軒

此段謂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眾理而大備於身或曰集謂合樂成謂樂之一變此即以樂喻之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

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

變牙窮玉声首尾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子樂之有拍也

用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眾理而備

於身也條理眾理之脈絡也始窮其然而後析其分者智也

終備於身而由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二子則始

不盡而終不備也漢倪寬論封禪亦云兼總條貫金声而玉

振之意亦如此疑亦古樂家語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

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

之也射之所以中者巧也其所以至者力也中雖在至之後

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子巧力兼全至而且中

三子力而不巧各至其平而不能中也若顏子則巧足以中

待力未充而死耳

再書 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字上

說得有來歷乃佳耳

論形色天性聖神之說

荅南軒

此段謂形色天性非一致太一聖神皆向上地位與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不可

大與聖不可

不可

形色即是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胡之謂
 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一致也無
 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
 此之理即彼之說也所云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
 神之不可優劣某竊意此等向上地位焉孝者今日立身處
 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
 可分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伊川
 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大與聖
 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也未化者如操尺
 度量物用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顏子大
 而未化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
 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強也
 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語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
 是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哉又曰子將以斯道資斯民也非予資而誰也此
 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而
 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
 之未達一處只是顏子未知耳

論性善之說

荅南軒

此段謂人性本善能勿喪失則無適不為善

孟子諸說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其終疑之蓋善者無
 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
 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為

天地之心
完具

可居
則夜
氣之
不存

克己
天

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為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一矣知言
於此雖嘗着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
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
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為善矣以此觀之不可
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
敢已也

論夜氣不足以存之說

蒼南軒

此段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乃曰晝格亡之失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
其觀上下文可見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
舍則亡惟心之謂焉正有存亡三字意亦明白蓋人皆有是

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日之好惡與人相近
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日晝之所為有格亡之則
此心又不可見若格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
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
也若以氣言則此章之意首尾銜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
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

論盡心知性知天之說同上

此段謂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則一旦脫然無不通達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然初無
限量惟其格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
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軀無復一
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
以為性天之所以為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

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論存心養性之說同上

此段謂心主乎性敬而存之則性得其所養而無所害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而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孝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孝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

論殀壽不貳之說同上

此段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之謂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殀與夭同夫夫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愚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歛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孝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論告子不得於言之說同上

此段謂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公孫丑明告子所以不得其心術如此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其心術如此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

齊身
其正

孟子
告子
曰
心
之
不
動
也
猶
木
之
不
搖
也
水
之
不
流
也
石
之
不
轉
也
此
言
心
之
不
動
也

孟子
告子
曰
心
之
不
動
也
猶
木
之
不
搖
也
水
之
不
流
也
石
之
不
轉
也
此
言
心
之
不
動
也

孟子
告子
曰
心
之
不
動
也
猶
木
之
不
搖
也
水
之
不
流
也
石
之
不
轉
也
此
言
心
之
不
動
也

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心備之見所以孝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辯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歎

論告子不得於心之說同上

此段謂孟子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甚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道之失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

論可欲之謂善之說同上

此段謂可欲二字正所以為百善之幾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

也

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下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眾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為之幾也歟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

答呂伯恭

此段謂孟施舍之養勇以其所守得其要耳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趣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為二子各有所以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為似之哉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避也

論孟子窮理集義之學

答郭仲敏

此段謂孟子以窮理集義為始以不動心為效

又云孟子以養氣為孝以不動心為始其切謂孟子之孝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以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盡心說

大全文

此段謂人之心所以主於身而具眾理者惟不為私慾所蔽則性之與天可一以貫之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是

其安論

其死

物窮則自
然貫

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
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体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
所以生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
本心其体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器之私滯於見聞之
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百為
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而吾之
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論綱領諸說之要

大全文

此段謂性為体情為用而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為之主宰

程子之言
亦多可觀

程子之言
亦多可觀

或問綱領諸說孰為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於序說矣
其以貌大人聖更惠為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也張子之
言亦多可觀但未成性之語自其論易大傳而失之矣後不
能悉辨也曰謝氏心性之說如何曰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
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為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
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謂此也今直以性為本体而心為
之用則情為無所用者而心亦偏於動矣且性之為体正以
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為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
乎此則吾之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
以亂吾之真哉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二

後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三

後集

○史說類

論近世讀史之失

荅趙幾道



此段謂史遷只是戰國以下見識蘇黃門古史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

知史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

識大綱

人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於為善如火之必執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惜其從初為孝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是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者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孝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指示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以為淺近而不孝踈略而輕信此

兩句亦切中其實有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略為分解否
論史記漢史通鑑之疑

晉曹子野期

此段謂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不同不當以
史記為非如淮陰侯事當以史記為是至論堯舜
俱出黃帝又以湯與王季同世則甚繆其與通鑑
不同者則不必疑

示及史記疑數條某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
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一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
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
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礼礼之夫淮陰之亡
以其不見礼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
以賓礼礼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二代
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
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
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
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
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繆矣耶通
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
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
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
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
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湯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
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
是可疑但一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
論史記數事不足信

此段標目各見于內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者耶 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即蘇黃門之騶虞竊脂觀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撐柱得此數句起否孝者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父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為極擊之談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 以此等議論為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嘗分明被他誣陷也 以史遷能駁卜式與桑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

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譏弘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迂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迂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慕其所長以為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悻悻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折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 此事不惟見編載於去取差謬為明眼人所笑亦正犯子孫由頃之戒大為心術之害不可不細

論作
與心正
與求
仁者得
仁者
相反
不固
不無

不固
不無

通鑑綱目類

論綱目書法之例

卷蔡西山

此段謂當時臣子之詞及內詞非可施於異代更須別考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畧看更有一例如人主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稱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

論綱目書楊雄荀彧之法

卷允廷之

此段專論楊雄荀彧二事

蒙教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莽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郎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係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切謂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書其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郎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係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切謂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文集類

論文字疑誤當正

卷張南軒

此段謂文字之訛惟當求義理之是不可以人論
 昨見其父家問以為一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嘗經文定
 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
 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
 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及善者而未得
 善本以正之故至所特改數處切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
 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違今不
 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又如近
 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
 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
 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

論程集中所言二事同前

此書論稱姪及與富公謝帥書并春秋序等說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先生本文稱姪胡本作猶子按
 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名矣以此為稱
 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
 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正是直言義理
 之効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
 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歌勸
 其君而告戒之者尤為不少卷阿方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則
 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其君親者卷宋慳亦曰然而不
 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
 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趨雖

不妄得說

公至正之心
公至正之言

聖人之心
聖人之言

文正之言
文正之心

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
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
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發同行異情
之說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脈文勢似其所據
之本為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以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
害文意又協何為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
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
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
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
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
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耶正之不同故
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
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
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論文詞去取之義

荅呂伯恭

此段謂文海條例不可專以文勝當取其義理之正
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
恐不可取只為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
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
其他替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
為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
也况在今日將以為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置異
端邪說於其間也

論作文之法

荅王近思

此段謂人之爲文當考前賢用力處不專爲科李而已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筆着眼目多被題目轉却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筋試取子墨韓子班馬書大議論熟讀之及後山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又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抑人之爲李亦不專爲科李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已之李亦嘗致意否

論文詞要達意

荅曾景建

此段謂文詞不徒務乎高妙而當得於理

然文詞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莫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悌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旨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李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旨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論文字當自李問中出

論古今詩有二等

荅鞏仲至

此段謂古人之詩非求工而自工不如今日益巧益密無復古人之風矣

因此偶記頃年李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問考詩之原委見古今之詩凡有二變蓋自書傳所說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同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自有雍容仰俯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

論詩体平淡之義同前

此段歷詆近世是今非古之失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其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為亦嘗看過一遍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体之可以悅人之觀聽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高風表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無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

古詩
亦有
平水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四

後集

○正朔類

論春秋書正之義

答胡平一元



此段謂此等疑義不若闕之

周家
首年

所喻二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勿論今讀來喻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其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

胡氏
不可
以說

云未嘗云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為胡氏之孝者為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尊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若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徧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切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已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為愈也

論三代正朔之義

答林擇之

此段謂詩書之說互有不同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

卷之四

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子夏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例，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蠲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係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光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冊舊文，但曾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百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為可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又幸甚。

○正統類

論正統無統之說

黃義剛錄

此段謂天下一諸侯觀謳歌歸便是得正統

陳安卿言正統之說自二代而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先生厲聲曰：如何恁地議論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乃是隨地做得如何。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秦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

有目
無目

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始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二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此時便是無統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成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崩而餘則書主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舊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吳黃武幾年蜀建興幾年之類方是安卿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先生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義剛問東周及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曰畢竟周是天子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

○三統類

論三統五行五運之說

荅竇從周

此段謂五行五運之說亦有此理

孝用
女正
直是
無謂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為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改易一番又問忠質文本漢儒之論今伊川亦用其說如何曰亦有此理忠是忠樸君臣之間一味忠樸而已纔說質便與文對矣又問五運之說曰本起於五行萬物離不得五行五運之說亦有理如三代已前事經書所不載者甚多又問五運之說不知取相生否相尅否曰取相生又問漢承秦水德之後而以火德繼之是如何先生曰或謂秦是閏位然事亦有適然相符合者如我太祖以歸德軍節度即位即是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與高祖赤帝子一般

五運
之說
善取
生

論三正即十二會之說

語錄

此段謂諸儒之說無據

行夫問三統答曰諸儒之說為無據其看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開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千萬年

論邵子經世之說

答余大雅

此段謂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

問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千九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二十而十一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

○年號類

論古今年有無之異

沈憫錄

此段謂後世年號之置不可廢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固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

邵子只是以數推得如此

一事古所未有

隆字

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已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年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之相似更有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有條有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好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决少間更無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事田地甲家實在元祐幾年乙家實在其先甲家遂將元字擦作嘉祐字乙家別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又將嘉字擦作皇祐字有年號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

論擬年號之義

黃義剛錄

此段專論揀擇字義之旨

向改慶元年號時先擬隆平某云向年改隆興時有人議破

隆字

以隆字近降今既為說破則不可用又曰淳熙字本作純字

時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文字至蓋純字有屯字在

傍又曰 真宗時揚大年擬進豐亨字上曰做字不了不用

以此觀之用字豈可輕也

○地理類

九江彭蠡辨

大全文

此段謂以山川形勢考之不能無疑

蟠冢道滌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也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為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

山川
脈絡
不通

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專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
 以覈其事實是不為也是以為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
 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潯陽派別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
 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
 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為北江江既會而出為中江也說九江
 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陽
 縣之傳易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為
 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
 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云云且經又言九江孔毅正以見其
 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
 此而後及夫沈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
 流此又可以證於一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云云若曰古
 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
 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
 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
 尋陽之名後又固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
 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
 湖口縣繞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
 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
 流東下湖口又復沂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
 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為山
 甚小而卑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体正脉遂起而為廬阜
 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
 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為且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
 名古今無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云云唯國初胡秘監曰
 近世鼎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

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二
字爲衍文亦爲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
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
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爲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
地平而土踈故河之患於此爲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
載然後同於諸州切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墮
禹乃親蒞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小
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况
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時水澤山林深昧不
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
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
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爲澤而其廣
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不異則經之凡例亦自
可考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
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
導岷山之水而以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
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
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
乎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
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

論周公定豫州之中

沈憫錄

此段謂周公定制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耳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
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長短莫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
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

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雖連屬彼
馭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
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
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
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觀中國四方相去
無五千里想得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
地其近是時中國之地甚狹想只是略相羈縻至夏商以後
漸之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
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

論古今地理廣狹之異

沈儻錄

此段謂無載籍可考見不得端的

古者疆國之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如管仲責楚說齊
地東至于海北至于河西至穆陵南至無棣土地儘闊禹會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
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
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
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問周禮所載諸公之國方
五百里諸侯之國方四百里云云若是否曰看來怕是如此
孟子時去周初已六七百年既無載籍可考見得不端的如
五十而貢七十而助此說自是難行又問王制疏家所載周
初封建只是百里後來滅國漸廣方漆封至數百里曰此說
非是諸國分地先來已定了若後來旋添便以移動了幾國
徙別處去方得豈不勞擾

潮汐類

論潮汐進退之義

子陽者
陽始者
陰始者

蒼張敬之顯

此段謂子午卯酉為四方正位潮之進退以此為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
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
為節日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
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西為陰中也

先生既為此說時伯父古洲在坐因廣其義作潮汐說先
生稱之曰吾言所未及者莊父盡之矣今附錄于后

禮記曰日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汐至為汐日
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
息晦朔相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
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
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晦天西運一周有奇

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
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於寅則汐于申潮於巳則
汐于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
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
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一十三
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
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二日明生而潮
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涌每歲仲春月薄水生而汐微仲
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
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或問燕肅四海潮皆有漸推浙江濤至則日如山嶽奮
若雷霆奔激可畏何也答曰龜窟一山謂之海門岸狹
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

化二江倅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有聲今浙江之
口起自纂風屬會稽北坳至嘉興大山水濶二百餘里海
舶佈於上潭故取餘姚易舟而浮運河以達杭越蓋以
南北岸下夾以沙渚隔礙洪波颯過潮勢夫月離震兌
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泊月徑巽乾潮來已半觸浪推
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渚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
而為濤耳非山川淺狹之使然也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四

後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五

後集

○井田類

井田類說

大全文

此篇專謂古者立制之公

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行班志作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二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一歲一墾下田二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墮不得獨苦古二年一換十易居

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

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富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

字係班志類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

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宗廟百神之祀

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並班志文民年二

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井得有樹以

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

瓠果麻植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可以

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

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

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

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

子饁彼南畝田畯至饁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

類編

一夫一婦
百畝



八歲
入小
學
五入
大

三年
耕餘
二年

因井
田而
制軍

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間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
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
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下持樵者不得入冬則

民既入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

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所者因而相與

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八歲入

小孝孝六甲五行四方善計之書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

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孝孝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一字班志

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孝鄉孝之秀移於國孝孝於

小孝諸侯歲貢小孝之秀者於天子孝於大孝其有秀者命

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孝以下以何休說增損

修元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

路以誅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

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

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

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

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

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由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修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

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

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

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班志並作終字衆十為同同

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

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戈

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

區居園圃街路二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匹
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
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
兵車十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萬千里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千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
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校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
閱以狩於農隙以講武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
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帥
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為國
立武足立之大畧也

論井田車賦之制

黃義剛錄

此段謂井田之法難行

陳安卿問橫渠復井田之說如何先生曰這箇事其皆不曾
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千難行處莫道更要奪他田
他豈肯且如 壽皇初要令官戶亦作保正其時蔣侍郎作
保正遂令人書保正蔣希後來此令竟不行且如今有一大
寄居官作保正縣道如何敢去追他家人或又說將錢問富
人買田來均不知如何得許多錢苟悅便道行井田須是大
亂之後如高光時殺得無人後田便無歸從而來均此說却
也是義剛問東坡限田之說如何先生曰那箇只是亂說而
今立法如霹靂後三五年去便放緩了今立法限田時直是三
二十年事到那時去人不知如何在而今若要行井田則索
性火急做若不行只且依而今樣那限田只是箇戲論不可
行林勳作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守廣中郡亦畫得數井
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安卿問都鄙四丘為甸甸六十四

此以可人

畿內
采地
不世

唐
分
之
口

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如何
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六
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
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軍亦有軍但不可見其
數侯國二軍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
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
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
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已具其說義剛問侯國亦倣鄉
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三
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亦是鄉遂
又問畿內采地只是仕於王朝而食祿退則無此否曰采地
不世襲所謂外諸侯嗣也內諸侯祿也然後來亦各占其地
競相侵削天子只得鄉遂而已又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
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見於鄭氏注
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林勳本政書錯說以為文王治岐
之政安卿曰或以為周禮乃常數司馬法乃調發時數曰不
通處如何硬要通不消得恁地思量枉費心力又曰唐口分
是二分世業是八分有口則有口分寡婦皆無過十有二家
則有世業古人想亦似此樣或問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
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祿如管子一鄉十五是未命之士
若民比為士則無農矣故士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謂士田者也

論田賦出乘之義

荅廖子晦

此段謂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十六井七家出
一人之役今不可知

十乘之說未有端的證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

之又不止此如五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鄭氏讀甸為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十六井也所云
未聞七家出一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
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山類恐當細考
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決焉不必自為之說也

論鄉遂出兵之數

語錄

此段謂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
數是一箇方底物事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
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四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
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
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
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
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三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
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鄣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
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
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亦
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

論市廛不征之制同前

此段謂市民逐末者多則賦其廛而抑之少則不廛
問市廛而不征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
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
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比在焉後一區為市

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
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而
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
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
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
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之幕出子過市則
罰之帶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之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平民
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
模之大槩也

又據輔席錄或問法而不廛先生謂治以市官之法而不
賦其廛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周禮自有如司市之屬平價
直治爭訟謹權量等事皆其法也又問市廛而不征法而
不廛是如何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各出廛賦若
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
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又問古
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
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
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

○貢助徹類

論三代貢助徹之異

荅林一之

此段謂古法難考但當取大指之略通

二十五畝為貢恐是印本多二十字此眼前事不應如此之
誤至如魯魯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折除公田二十畝如
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
就公田七十畝中剋除廬舍而實計則亦可湊成什一註中

商人
六家
七畝

周人
未嘗
九畝

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間無本檢不得然此亦是大槩依約
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大指之畧通可也如來喻商人
以七畝為助此語亦踈蓋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
自賦於官助者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
六畝其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
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如謂某說商人九分取一
周人十分取一恐亦非某本文商人九分取一除廬井則為
十分取一如前所云固自分明周人則鄉遂溝洫用貢法而
自賦自不妨十分取一惟都鄙井田用助法則為九一然如
前說去其廬井則亦不害為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
也張子遺法不可見李太白平土書集中有之亦不在此然
此等姑緩之亦無害正唯義理之大原與日用親切功夫不
可不汲汲耳

○阡陌類

論秦人阡陌之制

文集開阡陌辨

此段歷論商君破壞之失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
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
陌力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為秦制井田為古法
此恐皆未得其事一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
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
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
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
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為正蓋
陌之為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

商君
不顧
盡開
并陌

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澮
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
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
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縱而命之也然遂廣
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一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
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
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
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
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
所受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
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
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
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

商君
不顧
盡開
并陌

一日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買賣以盡
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
使民有田即為末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
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揚
炎疾浮力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
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
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
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剝削之意而非創
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
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切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
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是證之其理可見而蔡
澤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
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為田

商君
不顧
盡開
并陌

隨田爲路失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於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以爲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且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天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十五

後集



